

历代针灸学发展特点及成就概述

张立剑 李素云 徐青燕 徐文斌 冉升起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关键词 针灸学;医学史

针灸学从远古时期的起萌阶段,发展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在此过程中,因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针灸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试考查针灸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对各时期针灸学发展的不同特点及成就作出评述。

1 理论创建阶段(先秦~两汉)

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采用砭石治病,逐渐发展后有骨针、陶针、竹针。春秋战国之际,我国进入了历史上巨大的转变时期,从奴隶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冶炼技术的发明,促进了针具的革新。最早在《灵枢》中描绘有“九针”的形制,由此针灸医学逐渐转到以微针调气为主,腧穴、经络理论得以不断发展,为针灸成为一门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系统医疗学科奠定了基础。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医学著作多数已经亡佚,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秦汉时期已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除《黄帝内经》外,还有《黄帝外经》《白氏内经》与《外经》《扁鹊内经》与《外经》等,可以想象当时除了黄帝一派,还有其他流派,并且都有各自的一套理论,只可惜俱失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简帛,其中有关针灸医学的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简帛脉书中的经络理论尚较朴素,在其医学实践知识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过程中,尚较少受到社会文化内容的影响,更能反映当时医学,特别是经络的真实面貌^[1]。它们记载了《灵枢·经脉》以前古人对于经络的系统认识,是研究经络理论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出土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其开展的研究也较多^[2]。

《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其中的《灵枢》始立针道,又名《九针》《针经》,保存了大量先秦古医经的思想和文献,汇集了不同医学流派的理论。自

从《灵枢·经脉》建立了十二经脉循环流注的理论模式以后,才标志着经络理论体系的最终建立与形成。该书涵盖了经络系统、腧穴理论、针刺原则、补泻手法等几乎所有知识,直到现在仍是医者遵从的根本。

约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延平年间的《黄帝明堂经》又名《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针灸学的重要文献,是我国第一部腧穴学专著,对针灸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黄帝明堂经》原书最晚在宋代以前就已经佚失,在甘肃敦煌曾出土了它的三页残片。

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名医,其中与针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扁鹊和华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着扁鹊用针灸诊治虢太子,“起死回生”的佳话。因其医术高超,这一时期撰写的《黄帝八十一难经》被托名为扁鹊所著,该书不仅阐发《内经》经脉之理,亦有补《内经》不足之处,以致后世常《内经》《难经》并称。华佗精于方药,更擅长针灸,他创用了华佗夹脊穴,著有《华佗枕中灸刺经》,可惜未流传。

总之,先秦至两汉时期为针灸理论体系的开创时期,特别是《黄帝内经》的成书,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迅速发展时期(晋~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经济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针灸方面仍出现了一些名家和著作,如: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葛洪与《肘后备急方》、徐之才、徐叔向等。晋代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第一部针灸专著,该书将《黄帝明堂经》《素问》《灵枢》三书分类编集而成,标志着针灸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开辟了临床实践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仅对我国针灸医学发展有突出贡献,而且对国外朝鲜、日本等的针灸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称其“至今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盖有由矣。”葛洪编集的《肘后备急方》则为了救急应变,突出简、便、廉的特点,切合实用。

隋朝的历史也是短暂的,但初期还是富庶繁荣时期,针灸医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值得提及的是隋唐时期著名针灸医家杨上善,他撰著了《黄帝内经太素》和《黄帝内经明堂》。《黄帝内经太素》是对《黄帝

基金项目:2006年北京市中医药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历代针灸学成就多媒体展示系统”

内经》原文一次较早的归类注释,同时也反映杨上善深谙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使针灸学得到了一次较好的阐发。《黄帝内经明堂》则是杨上善奉敕撰注的,实际是一部官修医书,杨氏广求异本,精校详注,因而其质量较高。该书对于考察《黄帝明堂经》的结构、体例、传本源流,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对于《针灸甲乙经》传本的校勘,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局面,政治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技术都有长足发展,给针灸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政府重视医学教育,首次在太医署设置针灸专门学科,促进了针灸学的迅速发展。另外,唐政府还重视医学的对外传播,倡导医药人员和医书的交流,并曾派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讲学,所有这些都对日本、朝鲜等国的针灸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个时期,针灸学还传入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医学相互交融,从而出现了一些流传于世的“藏医穴位挂图”。

唐代,针灸名家辈出,如甄权、孙思邈、王焘等,这些针灸学家不断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著书立说,如甄氏《针方》《明堂人形图》《甄氏针经钞》,孙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王氏《外台秘要》等书纷纷问世。甄权针技高超,对后世针法发展颇有影响,亦谙养生,唐太宗曾亲临其舍咨询药性并对其进行赏赐。《旧唐书·甄权传》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甄权《明堂人形图》,从其书名来看,无疑是一部专述经脉孔穴,文图兼备而以图为主的著作^[3]。《千金要方》中保存了甄权已佚的著作及事迹,孙思邈绘制的“明堂三人图”,亦声称按“甄权新撰而定”,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脉腧穴图,惜已失佚。据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该图分为仰人、背人、侧人共三幅,“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六”,使医者能够“依图识穴、按经识分”,纠正了“传写错误”及经穴位置不一的混乱现象。《千金要方》是收集唐以前针灸医方之大成者,是一次医学的大总结,对前代医学资料保存起到了很大作用。王焘的《外台秘要》是有专论灸法的篇章,更突出在对灸法的贡献,侧重解决了灸法理论和临床治疗的实际问题。另外,《外台秘要》按十二经分别绘制十二人形明堂图,这是分经制图的现存最早文献。

3 兴盛及各家争鸣时期(宋金元)

针灸学在宋金元时期继续发展,北宋皇帝,尤其是宋太宗和宋仁宗都非常重视针灸等医疗事业,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北宋政府重视针灸医

籍的校勘整理,加之印刷术的大力发展,该时期编纂出版了较多的针灸著作,北宋的针灸学教育也较唐代更为完善,还铸造针灸教学用具,对后世的针灸教育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针灸学的规范化发展,从而日益繁荣。

北宋针灸学家王惟一奉宋仁宗之诏命,撰成针灸腧穴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腧穴归经、定位、腧穴主治病症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并雕印刻碑,由政府颁行,同时他还铸造了两具中国历史上官方最早的针灸铜人,用于针灸教学和临床取穴。针灸铜人的铸造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开创了直观化针灸教学的形式,为发展针灸学及其教育做出了独特贡献。

到了金、元时期,虽然是女真族和蒙古族统治,但其医学文化仍继承前朝,并有所发展。这时医学流派纷呈,学术思想活跃,而且重视针灸临床应用是其一个重要方面^[4]。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的针灸名家,如窦汉卿、滑寿、金元四大家等,他们各具特色、各有绝学,开创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色。

滑寿的《十四经发挥》成为后世重要参考医书,他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书的启示下,依据《灵枢》的理论,首次提出奇经八脉中的任、督二脉宜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的新见解,并撰成《十四经发挥》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

这一时期针灸的发展重视临床应用,出现了很多实用性的著作。如何若愚撰成《流注指微赋》,是“子午流注”的倡导者,创造出按时间针刺法,阎明广在此基础上加以注释,扩充为《子午流注针经》一书,影响甚广;窦材《扁鹊心书》,提倡多壮灸法;闻人耆年《备急灸法》,论述了22种病症的救急灸法,主张急症的治疗应早诊断、早施灸,艾灸量宜足,艾灸时取穴少。还有,金元时期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以擅长运用八脉交会穴及针刺补泻手法而著称。为人所熟知的金元四大家同样精于针灸,他们的学术争鸣,也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其著作中关于针灸学的论述也甚为精辟。如张子和的泻血疗法,朱丹溪的阴虚用灸法、生阳以滋阴,李东垣的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疏导经气、调节阴阳,都给针灸学术发展增添了色彩。

4 继承与创新阶段(明代)

明政府继承元制,在太医院设针灸科,注重针灸学的传承,在这种较好的历史形势下,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灸疗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这一时期还重视对文献的整理汇编,在学术上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并绘制大

幅明堂图,方便临床教学和取穴。

明代针刺手法、灸疗方法的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灸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针刺手法的研究更趋深入,在单式手法的基础上形成数十种复式手法,仅《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篇就载手法 44 种,内含复式手法 24 种,灸法从用艾炷的烧灼灸法向用艾卷的温热灸法发展^[5],是明代针灸临床的主要特点之一。明代针灸医家杨继洲还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喎斜等;徐凤在《针灸大全》中诠释了窦汉卿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等。自 14 世纪末,开始有了艾卷灸,到 16~17 世纪(即明末清初)出现了加入不同中药配方的艾卷,称为“雷火神针”或“太乙神针”。

明代汇集整理历代针灸文献的著作有:徐凤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节要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张景岳的《类经图翼》。其中,徐凤所著的《针灸大全》特别重视金元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的针刺手法和子午流注针法,使这些针法得以彰明并广传于后世;杨继洲《针灸大成》,全面参考了明以前的针灸文献,又有大量作者自己的临床经验,图文并茂,并运用歌赋形式进行表达,是明以前针灸之集大成者。除此之外,陈会的《神应经》、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都是这一时期针灸学主要著作,《神应经》所载补泻手法临床特色鲜明;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对奇经八脉详加考证,丰富了奇经八脉理论,补充了经络学说,颇受后世医家赞赏。

5 实用和普及阶段(清代)

在清代,针灸学的发展呈现出“由博返约”的趋势,针灸学朝简单、安全的方向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改进刺灸方法,简化操作步骤,以减轻患者痛苦,并在保持原有疗效的基础上,提高针灸的安全度。第二,针灸著作简明、通俗,图文对照,易读易学^[6]。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针灸逢源》等,其中《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以歌诀和插图为主,方便实用,在清代曾被作为学习针灸的教科书,对针灸知识的教育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体现清代针灸发展特色的代表性著作。

时至清中后期,自清代道光皇帝颁布了荒唐圣旨“禁针诏”之后,针灸就无情地被踢出官方教育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针灸的发展,针灸医学只能活跃

在民间,同时日益朝实用性方面发展,并出现了许多以歌赋、歌诀为主要内容的临床医书。

6 图存与新生时期(近现代)

1840 年以后由于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入,中医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冲击和影响,一些医家借助西方医学知识阐发中医学学术,产生了中西汇通学派,针灸学逐渐出现西化的种种倾向。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先后两次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均把中医(包括针灸)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仅提倡西医教育,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 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则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使中医针灸学的发展遭受严重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大力支持中医药的发展,针灸学得以重新获得生机,现代针灸临床、科研、教育均取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针灸临床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各地中医院和大部分综合性医院都开设针灸科,并出现针灸专科医院,针灸治疗方法和病种得以不断拓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针灸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针刺麻醉的研究、针灸效应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研制出了许多适用于临床的新型针灸器具和治疗仪。同时,针灸医学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许多国家成立了针灸学术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目前针灸医学已传播到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外国医生学习针灸的要求,1975 年以来,我国卫生部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设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已经为世界上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大量针灸人才。

总之,针灸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间有过高潮也有过低谷,但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它正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实现着新的突破和进展。

参考文献

- [1] 赵京生. 针灸经典理论阐释(修订本).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3:15.
- [2] 杨峰. 从简帛医书看《内经》足六脉病候. 中国针灸, 2007, 27(11): 865.
- [3] 王雪苔. 雪苔针论.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56.
- [4] 李鼎. 金元时期针灸学术的发展.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5(3):36.
- [5] 张仁. 一百天学针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3.
- [6] 黄龙祥. 中国针灸史图鉴, 青岛出版社, 2003:665.

(2009-12-16 收稿) □